

## 欠你一次寿宴

■刘奇

三年前的今天，差两天，我就可以给你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日了。可是，这非常简单的愿望，我却没能实现，成了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你用79年的跋涉，最终把自己扎扎实实地种进故乡的土地里。我被一个梦给弄醒了，悄悄起床，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，夜深人静，城市的天空竟布着几颗星星，孤独而高远。我举头望着，想象着天空中那颗星星，是否真如梦中那颗星星一样随时坠落。回想着毫无逻辑的梦境，因为看见你向我走来，我醒了。我知道，再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在你生前，我从来没有记起来你的生日，当然更没有认真地给你过一个生日。对此，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借口：咱们都是很平凡的人，把每一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过好就行。

你七十岁生日那天晚上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觉得，这是你对我这个做儿子的抱怨。这也是我们父子之间，你唯一一次对我抱怨。那天，我们接受一个远房亲戚家邀请，父子俩各自随礼，共同奔赴远房亲戚六十大寿的庆典。吃完寿宴，返回途中，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轻飘飘地对正在开车的我说：“一个七十岁的人，舟车劳顿，去给一个六十岁的人祝寿。”我方才记起，当天也是你的生日，你的七十岁生日。这就是你，一辈子把人情交往看得大过一切的你。

知道当天也是你的生日，我也曾心生愧疚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可很快，这种愧疚，就烟消云散了。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，等你八十岁生日，我一定也呼朋引伴，吆喝两桌亲戚，给你办一次寿宴。可是，最终，我还是没有为你张罗过一次这样的寿宴。哪怕请来一桌客人，也行。我太懒惰了，我害怕张罗酒席的各种麻烦，更怕因为自己的事情，给亲戚朋友平添麻烦。耽误别人时间不说，更怕让别人为自己家父的所谓寿宴，拿上三瓜俩枣，终是让我心生不安，觉得欠别人的。其实，这些都是我在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，看上去甚至有些冠冕堂皇。

岁月匆匆，我也步入沧桑的年龄，闲暇时刻，总喜欢以逆行方式，进入内心深处，任凭往事堆积的碎片在心头起起落落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我不只是在这一件事上给自己找借口，以往哪一件事情不是毁在习惯性的犹豫和拖延中？这种反思，让我好像有了顿悟，像一道闪电，一下子打通天与地的经脉。

源于你对我的偏爱，你会再一次原谅我，为我寻找种种借口。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欠你太多，也不怕再欠你一次寿宴。

今天一大早，小弟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昨晚梦见了你。你肯定知道，我在你那里，有着一重又一重大山一样沉重的愧疚，所以努力不让我梦到你。

## 追忆我的“细发”祖母

■孙翼

每年清明，媳妇都会为我已故的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母亲、弟弟剪“清明吊”。上坟插祭，按理要依长幼顺序进行，而我们每次特意把祖母排在末尾，以便将祭品的空袋子放进地坟头石缝中，避免随意丢弃。此举盖因祖母一生“细发”之缘故。

“细发”在本地语境中表示节俭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，祖父担任着大队干部，家中人来客往较多，加之育有5个儿女，一日三餐成了每天的头等大事。有限的一点口粮既要保障全家人填饱肚皮，又要接待来客，且不能过于寒酸，极为考验家庭主妇的智慧。为此，祖母不得不精打细算，合理分配粮食。她有一套“生活哲学”，譬如“粮不够，水来凑”：摊煎饼、烙油馍是彼时待客的上等饭食，然而费油费面。青黄不接时节，倘有客至，便把白面和成稀面糊，在锅里均匀刷上少许猪油，将稀面糊沿锅边淋一圈，待其流入锅底凝结成块，炕至半熟，即成煎饼的半成品，再添水两瓢，搅入剩余的稀面糊，加葱花、盐煮熟，一锅稀稠搭配、软硬适中的“水化面叶”（又名“锅出溜”）便出炉了。如此，既省粮油又能解口腹之欲，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食。再如“多吃稀，少吃干，一锅待客两样饭”，是指人多粮少时宜做稀饭，粮多人少时可做干饭；招待客人时，一个锅里蒸两种饭，一半白米一半玉米糝，白米待客，玉米糝自家人食用，以节约粮食。

因祖母精打细算，家中虽人多口阔，温饱尚不成问题，即便后来生活好转，她的“细发”作风亦未改变。1991年我母亲去世，父亲在外工作，为照看年幼的弟弟和我，祖母住进了我们家。她把我父亲给她的生活费视作“公款”，只用于家庭日常开销，绝不“私用”，且每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，每逢我父亲回家便“报账”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毫不含糊。家中废弃的物品她总是不舍得扔掉，甚至还把别人不要的也收拾过来，归类整理，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卖掉，作为自己零用钱来源。四叔开出租车那会儿，祖母常叮嘱他：饮料瓶莫扔掉，带回来攒着卖。四叔要面子，没作声，祖母又支招：“每次别喝完，留个底，拿回家再喝嘛！”说得四叔哭笑不得。

时代在发展，祖母的“细发”却未改变，在别人看来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每次弟弟添了新衣服，她只让逢年过节或走亲戚时穿，多半时间都放进柜子里。弟弟17岁那年意外丧生，衣柜里翻出来一大叠新衣服，多数已显小，不能穿了。祖母此时方有所悟，看着它们被投进火中她失声痛哭……

2004年冬，祖母一度感到上腹部疼痛，进食不畅，起初没当回事，也是怕花钱，不肯去看医生，以为扛几天就会过去，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才同意让父亲和四叔陪着她到市里医院检查，不料已是贲门癌晚期。次年农历二月底，祖母的“细发人生”便画上了句号。分析病因，家人们一致认为：祖母爱惜粮食，剩饭剩菜连着吃是多年常态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她患病的根源。看来，“细发”是把双刃剑呀！

祖母临终前不久，我曾为她做了一碗鸡蛋稀面糊，这是我为她做过的屈指可数的几次饭之一。祖母受宠若惊，盈盈笑意挂在苍白瘦削的脸上，不停地念叨：喂，还让你给我做饭呀……喂，让你做饭……

那一幕至今在我脑海萦绕。



## 二爹

■徐志海

我二爹是国字形脸，眉毛很浓且长。那些年他是做生意的，酒场多，应酬也复杂。一到酒场敬酒的时候，人们就戏称他生命力旺盛，喝酒陪客样样都强。

只要他一听到这些调侃，脑门心之间就会皱出三道深深的皱纹，透露着些许煞气，还有一丝傲气。每次这样人们就立马改口，说他有长寿之相。

二爹为人豪爽，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。加之他长着连鬓胡子，看起来就更像一位“大侠”。在2013年春节临近的时候，这位“大侠”匆匆离开人世，留给亲人无尽的悲伤。

我二妈很早就去世了，里里外外都靠二爹操持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无论中午还是下午放学回家，走进堂屋总是烟雾缭绕，还夹杂着浓浓的烈酒味。四方桌上摆放着酒杯酒壶、吃剩下的饭菜，筷子盘子乱七八糟的，酒瓶和瓶盖散落一地，烟蒂到处都是。这是家中又来客了，二爹是个好客的人。

1948年出生的二爹，曾读过“高小”，当过大队会计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记得二爹说过，他18岁时就到山西做小买卖。一天，帮一个有钱的老人卖菜。事后老人家请他吃了一顿大餐，见了世面的二爹暗暗发誓：将来自己也要创下一片基业！

二爹有敏锐的观察能力，擅长社交，也懂世故，多年以后，他真的走上了经商之路。上世纪90年代，二爹曾制造过棉肥皂。我们祖上“一穷二白”，二爹懂得随行就市，最终靠自己的奋斗摆脱了贫穷，成为当时的“有钱人”。

我和我二爹家的几个子女，小时候享受着二爹的奋斗成果，过着奢侈的生活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同学们家做的卤面是白色的，舍不得放油，而二爹家做的卤面油光光的，五花肉铺了厚厚一层。

长大后，我也做了一些小生意，发现二爹善于变通，也讲义气，这是他成功的秘诀。二爹年轻的时候敢闯，很能吃苦，他的创业精神一直激励着我。

二爹的一生长度不够，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但愿这位“大侠”在那个世界里安好！

A8

武当

清明·长相忆

责任编辑：马俊杰  
2023年4月3日 星期一  
编辑：杨箫瑟

